

一本护照见证华侨投身全民抗战

◆ 陈达娅

一本特别护照

这是一本暗红色的、封面写有黄色字样“英属海峡殖民地出入境合格证”的英文护照(右图)。

护照编号:49359
签发地:新加坡
护照地址:武吉巴梭路43号
签发日期:1939年3月10日
护照持有人签名:陈昭藻
年龄:34岁
入境护照有效期: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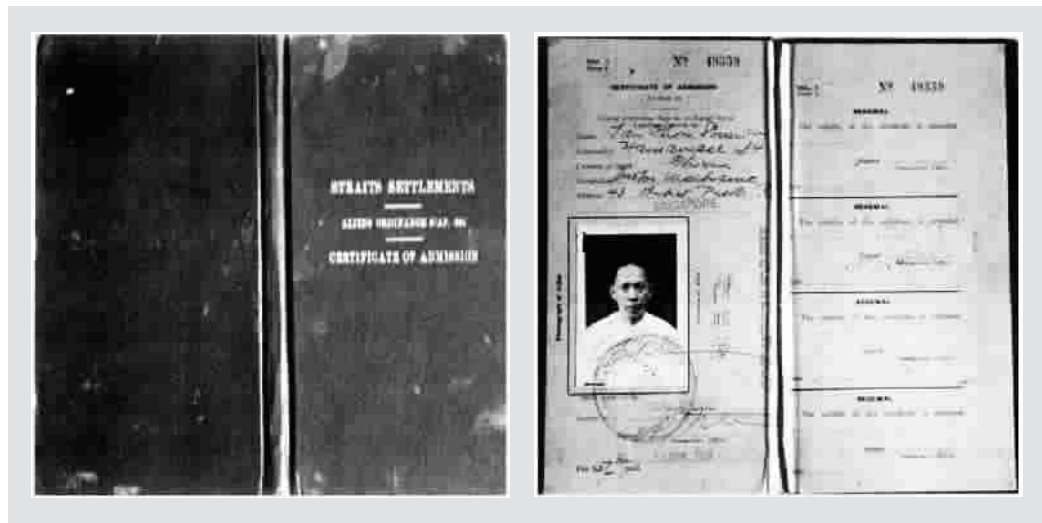
护照的持有人陈昭藻是一名南侨机工。这本抗战时期的护照不仅记录了一名华侨投身抗战的事实,更见证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历史。

1938年10月10日,南洋所属45埠的168人在新加坡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下称“南侨总会”),总部设在新加坡武吉巴梭路43号的怡和轩俱乐部。之所以选在此处,是因为怡和轩早在1895年10月经新加坡行政会议批准为豁免注册社团,较为安全。时任怡和轩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当选为南侨总会主席。南侨总会成立之意义何在呢?他在《南侨回忆录》中谈道:“唯抗战严重期间,凡我侨胞自应精诚团结,集思广益,俾能加紧出钱出力,增强后方工作,此为召开大会之第一意义。”

陈昭藻的护照地址是南侨总会所在地,可见这本护照是由总会统一办理的。

陈嘉庚签准征募通告

1939年2月7日,由陈嘉庚签准,南侨总会向南洋各埠的筹赈分



会分别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及电函,详述了征募南侨机工的报名条件及回国目的:

一、熟悉驾驶技术,有当地政府准许,粗识文字,体魄健壮,无不良嗜好,年龄在四十以下二十以上者。
二、薪金每月国币三十元,均由下船之日起算,若驾驶会修机兼长者,可酌加,需在工作时,审其技术而定。

三、国内服务之地,均在云南昆明或广西龙州等地,概由安南入口,旅费则由各地筹赈会发给。

四、凡应征者,须由当地妥人或商店介绍,知其确具有爱国志愿者略懂中文方合。

……
在南侨总会通告发出的第十

天,来自峇株巴轄的48名机工和新加坡32名机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八十先锋队,第一批从新加坡出发。机工起程的前一天,陈嘉庚在新加坡接见他们并讲话以资鼓励。

南洋华侨机工:滇缅路上“神行军”

先后分九批抵达的3192名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以两年为一个周期,若有需要再续签。从报名回国到抗战胜利的七年间,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中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据记载,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平均每日输入军事物资达300吨以上,极大增强了抗战实力,不愧为滇缅路上的“神行军”。1939-1942年,南侨机工抢运

军需物资近50万吨,并有15000辆汽车运送中国十万远征军入缅作战;滇缅路惠通桥被炸之后,南侨机工加入美军飞虎队驼峰运输线、印度远征军部队,协同作战。南侨机工没有辜负南洋父老的重托,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其功勋不可磨灭。然而牺牲也是巨大的:到抗战结束,南侨机工牺牲了近1800人。

为抗战,此生再未见过女儿

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谈道:“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这名在新加坡收入颇高的修机工叫王文松,陈昭藻就是这“同伴十余

人”之一。

陈昭藻报名时已39岁,且有一未滿10岁的女儿独自带在身边(孩子母亲病故)。为了能报名成为机工,他把年龄改为34岁,并买了张船票,像寄物件似地把幼女和一张床一并寄回海南,有生之年再未能与这个女儿相见。

护照的日期是1939年3月10日,三天后,陈昭藻作为第二批南侨机工中的一员从新加坡起程,22日抵达云南昆明。

陈昭藻与十余名海南籍同伴回国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设在昆明师专的司机训练所内接受了不到一周的训练,即刻赴缅甸仰光汽车装配厂开始夜以继日的苦干。之前美国工程师按每六人一组、一周装配一辆新车计划工作,这批南侨机工到达后,在露天工作场不分酷暑和暴雨,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一天完成装配新车四辆,让美国工程师惊叹不已。时任国民政府西南运输总处主任宋子良发出感慨:“海南人真了不起!”并称他们为“模范机工”。这批技术娴熟的机工随后辗转服务于缅甸腊戍、八莫,国内的保山、下关、云南驿美军机场等地。

这“同伴十余人”不仅带回人力,而且带回了数十箱工具,尤其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汽车无损磁粉探伤仪,应用于滇缅公路紧张的汽车军需运输中,用来检测汽车“致命”零件上肉眼难以发现的疲劳裂痕。

1949年,陈昭藻和选择留在祖国的其他南侨机工一样,积极投身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去。(本文选自《纵横》2017年第07期)

他们的上海前夜

王唯铭



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手中高举的大砍刀,明晃晃刀光想来也刺痛着法国人的眼球,双方针锋相对,情势一触即发。

这时,李平书的思想有一个突然而剧烈的转折,他人性中某种毁灭性的东西被激发了出来,这个向来以科举功名是人生主要目标的优贡生,找上王缉堂,盯着他的眼睛问道:“番禺们经常在我们遂溪地带随意出入,旁若无人,对地形显得十分熟悉,我想应该是有人为番禺们带路,会是谁?”

王缉堂似乎早就等着李平书有这个提问,便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赤坎的陈敬伍。”赤坎的陈敬伍?李平书作着寻思,少顷,口气冷酷地决断道:“要打法国佬,要抗敌,就先要整死这个陈敬伍!有谁敢杀他,我出一百元。”

王缉堂想了想:“王如春吧。王如春这个人有种,不怕死,让他去干,肯定行。”李平书点头说就这么定了。随后,他大概与王缉堂一同设计了一个圈套,要让陈敬伍乖乖地钻进来。

圈套也没什么大高明,不过就是以李平书名义,请陈敬伍前来小宴,至于小宴理由,历史没有给出。陈敬伍毫不知觉,想来并非敏锐之人,知县大人请他喝酒,岂有不去之理?在遂溪,这应该算作天大的面子了!至于其他,陈定然没有多想,倘若他有一丝联想这个酒席有可能便是当年的鸿门宴,那么他还会如此兴冲冲地赶来赴宴吗?事实上,陈敬伍可能十分得意自己的双面人生:在法国人这里他吃得开,在中国人这里,尤其知县大人这里,他照样玩得转。

1899年10月9日,在遂溪,发生了黄略之战。这一仗,李平书力主训练的团勇们,阵亡两人,受伤25人,法国人方面,8名士兵魂归故里,负伤者则不下数十人。

当天晚上,李平书写信给法军指挥官,要求对方止兵。法国指挥官有点气急败坏。

法国远东舰队分队司令的高礼睿海军中将,说法国士兵出来是游玩的,而不是攻打黄略;他同时说,是李平书在唆使中国百姓对法军攻击,随后声明:如果中国百姓对法军再有不敬,定将开花炮打平。

李平书毫无惧色,那刻,他眼中素来的儒雅风云荡然无存,想来升起的是腾腾杀气。

遂溪抗法,让李平书在上海史上留下了名字。

39.大隧道之殇

刘云翔和蔺佩瑶是最后一批跑进十八梯隧道口的人,天上已经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了,在隧道口执勤的防护团的人将刘云翔往里面一推,然后也挤身进来,把洞口的一扇木栅栏门从里面锁住了,任由后来的人呼天抢地喊也不再开门。

刘云翔拉着蔺佩瑶往洞子深处挤,刘云翔不断给人道歉,心里羞愧难当。大轰炸下人们的生活原是这样!作为一个空军飞行员,没有守护好他们的天空,还来跟他们一起挤防空洞,真是奇耻大辱。蔺佩瑶说,别进去了,洞口空气好一点。但刘云翔还是拼命往里挤,直到蔺佩瑶又开始呕吐起来,“空气太恶浊了。”她眼冒泪花地说。

隧道里灯光昏暗,人声嘈杂,大人喊小孩子哭。这是一个巨大的蒸笼,是一个塞满了沙丁鱼的大罐头,在外面的轰炸和燃烧弹的烈焰中慢慢地要将一洞子的人蒸熟、烤焦。头顶上的一排瓦斯灯光线越来越弱,刘云翔知道这是空气逐渐减少的征兆,这让他感到今天的情况相当严峻。

当空气愈发稀薄,发烫时,洞顶的瓦斯灯耗尽了洞里最后的氧气,死一般的黑降临,人们就像被活活地盖进了一口大棺材。洞里沉寂了半分钟,有个女声大叫了一声“妈妈呀——”然后恐慌像瘟疫一般迅速蔓延,混乱如洪水决堤,冲垮了人们最后一丝矜持。母亲在呼唤孩子,女人在哀求男人,男人们在寻找挣脱黑暗出路。有人说日本人投了毒瓦斯,有的说洞口遭封死了。黑暗中看不到人脸,只感受得到冲来撞去的躯体和到处乱抓乱撕的手。

刘云翔和蔺佩瑶被人流裹挟到一个角落,刘云翔抓住了一个镶嵌在洞壁上的灯座。那灯座是生铁铸的,感觉还很结实。这才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刘云翔死死地抓住灯座,使她们不再被人流裹挟走。刘云翔感觉蔺佩瑶就像一朵被揉碎了的白玉兰。他心疼得牙都快咬碎了!他的手触摸到岩壁时,感到了些许凉意,将脸贴上去,竟能呼吸到丝丝稍感新鲜的空气。更为珍贵的是,一滴水滴到他的脖子里,原来洞顶有个渗水孔!这是绝境中的一线生机,他把衣衫凌乱的蔺佩瑶拉过来,让她背

贴着岩壁,用自己的手臂护着她,“张开嘴,快,张开。”

刘云翔猛然醒悟过来了,再这样挤下来,他不但保护不了蔺佩瑶,隧道里所有的人都会因为互相践踏拥挤致死。他不能站出来振臂一呼:“同胞们,同胞们!大家请听我说。我们不要拥挤了,否则就是自相践踏,是我们自己在残害自己的同胞啊!这不正中

日本人的奸计吗?”他的嗓门本来就很大,又用尽了全身力气在呐喊。隧道里慢慢安静下来了,可以听到一些附和声和相互救助的声音。

有消息传来说洞口那边更乱,挤倒的人堆成了一堆,把洞口封得只剩一条缝了。黑暗中恐慌再次蔓延,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哭泣,但是秩序没有乱。

刘云翔再次高喊:“同胞们,身上还有衣服的,头上的帽子,帽子都摘下来,我们大家往洞口方向扇风。大家一起来,不要慌乱。来,听我的口令,一、二、三,一、二、三。”

这一招还真有些管用,洞子里的空气是浓稠的、恶臭的、凝滞的,令人窒息、叫人绝望。现在人们多少能感受到些许空气的流动了。恐慌稍稍得到一点平息;至少人们已经明白,镇静和保持秩序,或许还能有救。“海哥哥,你欠我一个婚礼。”

这是蔺佩瑶在丧失意识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老天爷啊,上帝啊,掌管着这世界上各式爱情的爱神啊,在这战火纷飞、的乱世,追求一次真爱已经够难的了,如果你要我们殉情而死,就让我们死得痛快一点,有尊严一些吧。

刘云翔的眼泪终于下来了,为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而哀伤。他想用一个吻来道歉、偿还、赎罪,却发现那是一个他一生也抵达不到的吻,尽管蔺佩瑶仍然在他的怀里,但他却送不出那个告别过去、告别未来、告别苦难、告别浪漫的情死之吻。

做不到了。延安,这个可以改变爱情和命运的地方,也去不到了。蔺佩瑶从他的臂弯里软软地滑下去,他再无力气把她搀扶起来,自己也慢慢地瘫软下去了。他跪在女人的身前,头顶着洞子的岩壁,用隆起的背扛住了这个地狱般的世界。

重庆之眼

范稳

